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大泽

彭见明



大 泽

作者：彭见明

责任编辑：水 舟

责任校对：马云燕 杨 葵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48千

印张：11.25 插页：6

版次：1990年12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378-7/I·377 (平)

ISBN 7-5063-0379-5/I·378 (精)

定价：5.40元 (平)

定价：9.40元 (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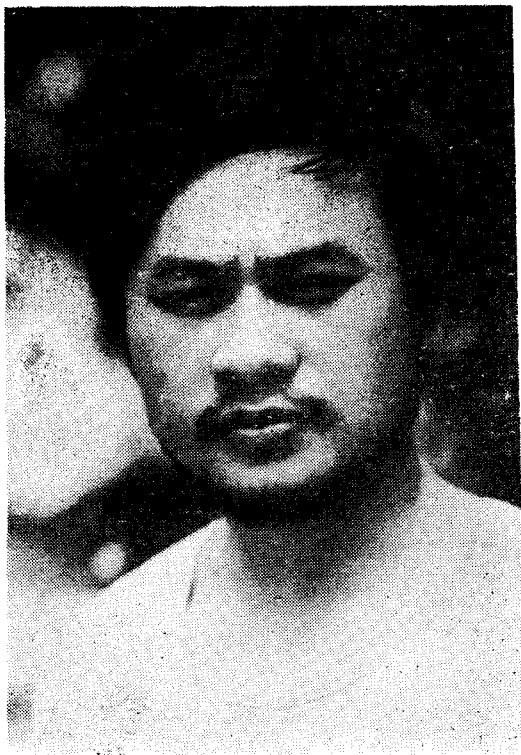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学小传

彭见明，1953年降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乡下。以吹拉弹唱写画打球之类的小技壮胆，17岁步行去40余里外的县城谋了公职，尔后是3年演员，8年美工。1980年开始躲躲闪闪写小说，1981年有幸投中，再中，便弃了前业，主事文章。在平江县文化馆、文联叨扰4载，负些小责。1986年调岳阳市工作，现挂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协理事、岳阳市文联副主席、副研究员等招牌。

小说《那山那人那狗》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有《李记铁铺的变迁》、《古河道》、《梨木梳子》、《四妯娌》等多篇小说获国际青年年征文奖、青年文学奖、《小说界》作品奖、湖南省委、省政府奖、《萌芽》文学奖等十余项。著有长篇小说《将军和他的家族》、《风流怨》，小说集《那山那人那狗》、《淘金者之谜》等本子7部。多少有些译成洋文。优优劣劣有了300余万言各类作品问世。



彭見明

在他和她的窗外，有一脉被严
冬破残了的草地。破残的草地上
盛开着一簇簇淡黄色的野菊花。
那是荒凉大地上唯一的色彩。

他俩不仅肩并着肩默然地欣赏
着那花。他和她想着严寒与鲜
花的联系。严寒造就了鲜花，艰

他们想
像着

的造就呀！他们也将经历这种人生
造就。他们知道只有经历艰辛磨难
才会诞生如此的美丽。

（有）你有恒心，你有恒心，经历“严寒”
的漫长摧残吗？有吗？他们相互
在对方的眼里寻找答案……

作者手迹

引 子

族人委托我修一册我们尹姓家族的族谱。他们表示尽一切努力支持我。会满足我的所有要求。这点我相信。我们尹姓人的那段历史虽然悲壮苍凉，但是苦尽甘来，病树前头万木春，若干年后的今天，倒是养育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出息之后，不敢忘记老祖宗。他们的温暖的今天，是祖上付出沉重代价换来的。特别是老祖宗们当年的辉煌业绩，名符其实地可以跻入古来英雄行列，只可惜没有人为其列传。因此修一册族谱至关紧要，迫在眉睫。我当然理解族人的心情，我们这个民族，把家族呀祖宗呀忠孝呀这一套东西，看得很要紧，无论你用什
么新思想新观念去改造纠正她，肯定是徒劳。何况现在修谱修祖坟之风风靡，并非尹姓人爱出风头。由族人自愿筹点款子，把族上几代乃至十几代人的一些要事、人物记下来，修成本子给后人看，纪念先人启迪晚辈，这无疑是件很高雅的事情。于社会呢有益无害。人们因此干得更认真。有时候家族之间暗暗比劲。以修谱修祖坟等项事业的优劣来体现族人的价值和地位，衡

量其强盛和衰弱。这种刺激和竞争，迫使我们尹姓族人头脑发热。

这个艰巨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

族人中大有在政界、军界甚至在海外的扬名者，但真正弄笔杆子且又出了几本其实在文界简直不算东西的小书的，唯有我。于是这副担子义不容辞搁到我的瘦削的肩膀上。

族人说：你可是写书的。

那意思说：你书都写得出来，整理修正一册族谱，不是小菜一碟么？

我身受重托开始修谱。

然而修成后，竟是这部小说。我曾经忧虑过：怎么向族人交待呢？可是我只能写出这个样子。后来我想只要印数多，书店里都有卖的，族人不会不高兴。谱也好小说也好，还不是写人吗？记事吗？抒怀吗？喜怒哀乐吗？出名吗？族人不高兴没有理由。关于尹姓祖宗的书，有几万人或者十几万人看，还不热闹么？

再不行，印刷时，制两个封面，一个是小说标题，另一个是族谱样式的，这种版本送族人收藏。我们尹姓族人可追溯的年代不久远，解放以前没有正式修过谱。谱是什么样子，没有参照系数。我说：八十年代的谱，就是这个样子。钞票都老换样子，其它的难道就不能允许有变化？

这部小说，我是根据我的一位长辈留下的一本残缺不全的册子写成的。这位长辈的真实名姓失传，书上有个笔名叫“绿野居士”。据考绿野居士应为我的伯曾祖父。从我这一代到他老人家那里，其实相隔不远，只有四代。如果老人家福气好，我

还能聆听他的教诲和爱抚。四代同堂者，时下比比皆是。可惜我们这一房人，祖上寿命都不长。我连我的祖父都没看见过。伯曾祖父是三十六岁那年匆匆离开人世的。“人人有个三十六，喜的喜来忧的忧，”三十六岁是人生一要紧处。闯过了此关，便可高枕无忧地往下过。可惜我那伯曾祖父太慌忙了，没能跨过这一关。当然，也可能是营养不好。我父亲说我祖父是四十岁上死的。死时人瘦得皮包骨、属于营养方面的问题。

我的这位留下著作英年早逝的长辈，是族人中除我之外，再往回溯的漫长日子中，文墨最好的一个。人们回忆他使如椽巨笔写字。善吹拉弹唱，即景即兴能吟，出口成章。读过不少古书，亦热恋新学。挂过秀才的招牌，教过私塾，之乎也者烂熟，偶尔也来点白话文，所留著作中，处处可见这种结合的妙趣。于书中明显可读出新旧两种味道。这使我很兴奋。绿野居士用写小说的办法来记叙我们尹姓家族的兴衰起落，真了不起！由于老人家的影响，我顺理成章将族谱写成了小说。

当我从一个老婆婆手中接过这册厚厚的、线装的、被虫子几乎咬成筛子般的书本时，没有翻上几页，内心便顿时充满激动。我丝毫没有把握修成族谱的忧虑以及对那种文体的厌烦顷间云开雾散。透过那泛黄的宣纸上刚健有力的正楷书法，我预感内里蕴含着雄浑博大的东西。我觉得我需要喝一杯浓茶。我们这个家族很讲究喝茶。这种讲究并不是质量意义上的，不能称之为“品”。而是在很多要紧的时候，突然对茶有强烈的渴求。譬如说高兴的时候悲伤的时候要打架的时候等等。由于我被绿野居士这本写得很怪的东西所吸引，祖传的茶瘾便立即带发了。我喝下一大杯浓茶，便倒在躺椅里，一边细细嚼着被烟熏过的壮实的茶叶杆子和叶茎，一边如饥似渴拜读这本一笔一划抄写

出来的、且有一半的句子要在猜测中完成的东西。

我整整读了两天两夜。

我被绿野居士带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情境，甚至可以说充满神奇。那里的人情风俗自然环境故事情节对于我的阅历来讲统统是新鲜的。居然我们的生活情境与老祖宗们的经历完全不一样。难怪族人们修谱的决心这么大热情这么高。这种记录确实确实重要。

我完全被这本东西牵着走，以至没有了自己的主见。老先生在这书中着重记录了尹姓祖宗历史上最壮观最精彩的一页。我也正是被这一部分所吸引、陶醉。以至于我写成这本小说时，把尹姓族人历史上的其它部分都忽略了——但愿族人不会埋怨我。有了足够体现我们尹姓家族的精华，不是顶好的代表吗？谁写族谱都不会把家族的糟粕写上去（当然有时候糟粕也是了不起的）。

我的那位很有可能成为大作家的长辈，在序言中隐约解释说这些材料来自不同的地方和角度。大意是说象《三国演义》一样，先有若干年民间传说的积累，才有之后的著作云云。可恨的虫子，让人无法一睹为快，留下美中不足之憾。这样我的写作，很难说与绿野居士保持了高度一致。史料之真实程度也很难说令创造历史的先辈们的英灵十分满意。关于这一点，我和我的长辈都有责任。

在这其间，有一个疏忽令我懊恼不已——我竟忘记了招呼那位送书的老婆婆。她说她听族人说由我来修谱，便立马送来了这本东西。这本东西她收藏了多年。她想可能有些用处，便收藏下来。

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一位乡下老婆婆。通过穿着和言谈举

止，一眼便可作出这种判断。我恍惚记得他的裤脚边和鞋子沾满了黄泥巴。进城时显然将硬壳搓掉，但固执的泥印子不见水是不死心的。论辈份我至少应该称她叔祖母、姥婶什么的，可是我当时被书吸引了，既忘记了问她从哪里来我应该怎么称呼她甚至没有招呼她老人家坐。看来老人家回去一宣传，乡下族人反映我装大那是无可逃避的了。尤其使我感到内疚的是客人非但没有生我的气，出门时还帮我扶正了一把椅子，关好了我那张很难关好的老被冷得钻心的北风吹开的门。

老人家用一只樟木匣子装着这几册书。书用一块蓝色印花粗布包着。外面用细麻绳缠了三道。整个迷漫散发着一股霉腐气味。老人家进门后，还探出花白的脑壳朝外面看了看有没有人跟踪，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样。然后扣死门，还推上了小铁闩。再抖抖索索地从又长又大的对襟棉袄腋下小心翼翼地取出这个快朽了的樟木匣子。现在回想起来，关于这份收藏，肯定存在一个辛酸曲折动人的故事。在那多风多雨的年代里，收藏这样的东西是要担风险的。我真后悔我反应迟钝，居然没有对这个故事引起重视。

这份收藏，至少有了半个世纪的艰难年岁，比我足足长了一辈。我应该好好地珍惜她。不可负了族人的重托。

这是一个关于洞庭湖的故事。

我们祖先最壮丽的一页，在这里翻开。

但是我们今天热衷于修谱的尹姓后裔，几乎没有人居住在老祖宗生活过的地方。绿野居士看来也不例外。这可以在他对于祖上生活、风情的描述中看出力不从心。这个题目接下来由我去做，显然也是一个难题。

上部

第 一 章

大雪覆盖的北洞庭湖，天低湖矮，浑浑沌沌一片惨白。广袤的湖洲和早就退到极限的湖泊安眠于寒冷的肃杀之冬。航道中极少极少有帆影，残苇败草僵伏在冻土上，最活跃的鱼燕子和野鸭子都收敛了野性，驯服地躲藏起来。这是一个少见的寒酷之冬。

死寂的原野上，一红一黑两匹高大的马，拖着一架破败了但还保留着一种富态样子的车子，在冰冻了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坦荒洲上艰难滑行。凛冽的西北风，借着水势，紧贴着湖面和平坦的冻土，象刀子一样铲着凸突的土堆和弯曲的杨柳，平原上不时冒起丈余高的雪柱，象春夏时分大风在湖中掀起的雪白的巨浪。侧身顶风前进的马和马车，一次又一次险些被狂风刮翻。

马的脚步越来越慢。

马和车终于没能越过一个大致只有五寸高的土堆，停下来了。

大风一声啸叫，马被打倒了。缰绳连着车子，发出凄惨的裂响。

过了很久很久，车子里才爬出两个人。两个疲惫已极，蓬头垢脸，手上脸上结满血疤而血疤都变成了紫黑色的中年汉子，艰难地互相搀扶着站到车辕上朝四野里窥看。眼前没有屋宇人烟，绝了飞鸟生灵，满目荒凉苦寒。

又一阵狂风刮来，两条汉子互相搀着，咬紧牙关顶了一下，没有顶住，重重地倒在雪地上，倒在喘着沉重的粗气的马的身边。马的嘴角流着象雪一样白的东西。

一直到黄昏的时候，两条汉子才挣扎着爬了起来。他们用他们的熟练的方式点起了一堆火。他们扒开雪，将埋在雪堆下面枯槁的芦苇秆子抢出来烧。但他们已经没有了力气，只能象小孩子检柴禾样一小把一把往火上添。

火给百里荒洲增添了生机。火堆旁的冰雪焕发出温暖的红色火光，而透过火光所见到的雪原，则变成了富有活力的淡蓝色。

一个汉子颤颤地从车上取下一只铜罐，胡乱抓了几把雪，将罐煨于火中。另一个汉子则捧出一把金黄色的打湿了的烟丝，放在一块木板上，伸于微火上烘烤着。

铜罐内的水开了。烧水的大汉从衣袋里抓起一大把茶叶丢进沸水里，然后移开罐子。

烟丝烤干了。烤烟的大汉从屁股上取下一杆大得出奇的嵌金竹烟斗，手忙脚乱迫不及待地往烟斗里抠进足有半两烟丝。

一个大汉咕咚喝下一大口还在翻滚的浓茶。

另一个大汉将烟斗凑近火苗，一吸便是一分钟之久。吐出来的烟雾将人、马和车都笼罩住了。

“啊——”喝茶人长长吐了一口。

“啊——”抽烟人也长长吐了一口。

荒原上回旋着一前一后两声粗重雄浑的吼声，撕破了怕人的平静。宣布了风是唯一的主宰的告终。

两条汉子脸上有了血色。四只伤痕累累且粗壮的手灵活了十倍八倍。

一个人喝下了一罐浓茶，连同茶叶。紧接着又烧一罐。

另一个人一口气吸完那一斗烟，接着又装满一斗。

天快要黑下来的时候，远处没有冻僵的洞庭湖透出一片亮光。

“那是洞庭湖。”一个说。

“是洞庭湖。”另一个说。

“洞庭湖很大。”

“很大。”

“洞庭湖产鱼。”

“是的产鱼。”

“洞庭湖不干水。”

“除非天不下雨。”

“洞庭湖发起威来蛮厉害。”

“因为她大。”

“洞庭湖里能行大船。”

“有水就有船。”

“神仙吕洞宾老爷子喜欢这里。”

“看来这地方不坏。”

又喝了一罐茶。

又抽了一斗烟。

一个汉子扒开杂草，抓起一把又黑又油的土，置于鼻际闻了闻，又凑到火边看。另一个同样闻了闻看了看。说：

“我们不走了！”

“对，不走了！”

马喘着粗气。颤抖着往火堆旁蹶。俩人同时看着马。他们把最后一点马料喂给马吃了。他们抚摸着十分肮脏然而遮盖不住平日英俊矫健的良驹。马身上结满血疤，隐约有黑血艰难地朝外渗。

“不走了？”一个问。

“不走了！”另一个坚定而低沉地说。

“无路可走了。”

“是的，无路可走了。”

他们一人摸出一把尚带血腥气的刀，挥泪捅进了泪眼汪汪看着他们的无力呻吟了的宝驹的颈脖。血流如注。

他们同时狠狠地砸烂了马车，烧起大火。恍绝退路。

“以此为家。”一个说。

“以此为家。”另一个说。

他们庄重地跪在火边。

喝茶的那个人，姓尹。是我们家族最值得怀念和敬佩的祖先。创造我们家族史最伟大的人。

抽烟者姓林。是我们祖先的拜把兄弟。亦可说是我们尹姓人的祖先。因为后来若干代人中，有很多伟大的母亲都是林姓血统。我们的血液中混含着尹、林两姓的精华和糟粕。

绿野居士的著作中，关于伟大祖先的记载就这么多。

还有一点记载是尹、林俩人，在他们杀马立脚之地树过一